



黔山文评 阿胜

乡愁的力量

——浅论骆科森诗歌记忆美学

有幸读到仁怀诗人骆科森2025年发表在《诗刊》《滇池》《莲池》三家刊物上的诗歌,记忆尤为深刻。

骆科森诗歌如同时间钥匙,不断开启乡愁记忆之门。在这些诗中,“允许”与“记忆”构成了他诗歌美学的两个核心维度:前者指向生命宽度,后者则是对抗时间侵蚀的恒久高度。

《允许》(《诗刊》2025年第四期)一诗,最能体现骆科森的创作哲学。

设个以“允许荒草舞蹈,而不是/随风飘摇”的开篇,就奠定了一种包容性的视角。诗人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怜悯”万物,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允许”万物存在。

波兰诗人米沃什认为“记忆是我们的力量”。骆科森显然深谙此道,《白石》(《莲池》2025年第三期)一诗中写道:“我抱起它,仿佛抱起了祖上/火红的岁月”。

省略号则有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哀吾生之须臾”的无奈和哲学思考。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说“艺术是对苦难的抗议”,而骆科森的“允许”,则更进一步,成为一种积极救赎的升华。

在记忆的书写上,诗作《遥远的白锦堡》(《诗刊》2025年第四期),展现了骆科森处理历史素材的独特方式。在这样的处理中展现记忆的力量。

波兰诗人米沃什认为“记忆是我们的力量”。骆科森显然深谙此道,《白石》(《莲池》2025年第三期)一诗中写道:“我抱起它,仿佛抱起了祖上/火红的岁月”。

乡愁的表达在骆科森笔下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比如发表在《滇池》2025年第二期的几首诗作。首先诗作《在中桥》,通过“半弯月亮,照亮了/谁的前半生”的设问,将空间记忆与生命历程紧密交织;然后是诗作《南风》,则以“唯愿南风吹散的草粒,

有地安放”这样精妙的隐喻,道出了羁旅者有处安生的心灵渴望;而《纸上故乡》这首诗,更直接点明“从梦吃般的文字中望见/写在纸上的故乡”,揭示了诗人写作诗歌本身,即表现乡愁的纯真本质。

在农耕文明的记忆书写方面,发表在《莲池》2025年第三期的《葵花》与《老塘沟》两首诗,堪称双璧。

《葵花》一诗中,“漫山的葵花和澄明之境的天空/相互守望映照”,所创设的画面不仅极具视觉冲击,更是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园。

这些作品不是简单的田园牧歌,而是人与天地和谐共处的哲思,更是如法国哲学家加缪所说的“在废墟中寻找珍宝”的尝试。

骆科森的诗歌语言非常精确。诗歌《立秋》(《滇池》2025年第二期)中:“三角梅还在吐露/妖艳之色”的“吐露”一词,既描述花开的过问,又暗含某种情感表达;诗歌《端午记》(《莲池》2025年第三期)这样写:“按住某个

痛点,才能腾出另一只手/抓住单薄的生活”,以具体动作细节描写表达抽象的生命困境。这种语言技艺,令人想起庞德对好诗的定义:“好诗是语言中最大的浓缩”。

如今诗歌,普遍陷入文字游戏或观念先行的困境,但骆科森的创作犹如一泓清泉。他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如诗作《寻觅故乡》(《莲池》2025年第三期)中所说,在“雾霭与山势秘而不语”中寻找“与童年视角高度吻合”的精神原乡。

从诗歌《回音》(《莲池》2025年第三期)中“春天变了颜色/山谷就有了回音”的生命感应,到诗歌《端午记》(《莲池》2025年第三期)里“把庸常的时光拾掇好”的日常诗学,骆科森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记忆美学体系。

在这个记忆美学体系中,乡愁不再是简单的怀旧情绪,而成为抵抗时间流逝、重建精神家园的积极力量。正如骆科森在《允许》中所暗示的,诗歌的本质或许正是这种“允许”——允许记忆重现,允许创伤愈合,允许在语言的庇护下,我们都能找到,抒写乡愁真正途径。

名城诗坛

张城俊

城边(组诗)

问

柳枝蘸着三月的阳光
在信纸上写下涟漪
风把檐角的铃铛当作絮语
叠成纸船 送往天上的星群

七月雨滴锈蚀门环时
香樟在雾中拆解自己的内心
我收集每片坠落的影子
贴上邮票寄给往事

当十月将银杏熬成苦茶
根须仍在地下编织青衣
翻开所有季节的前言
每个标点都在询问你的年轻

你站在初雪与惊蛰之间
像一封没有日期的回信
墨迹在四季里慢慢散开
但我还是想问 你的归期

城边

第一声鸡鸣沉进沥青时
铁皮信箱的老锈正啃食时光
最后一封家书躺在1952年的抽屉
邮票上祖父的字迹正在结霜

如今推土机啃剩的墙角
风干的果核无处藏身
新旧的叶变换着装
早市把晨光刮成碎银
称给翻找二维码的竹筐

混凝土正往高处生长
根系在暗处褪色
某个拐角突然蹿出童年
在玻璃幕墙撞得粉碎
那些用葱尖丈量云朵的午后
此刻正从下水道
涌出青湿的尖叫

手表吞下最后一刻时间
带手环的鸽子掠过头顶
那水沟边探出的野豌豆花
把暮色缝成襁褓

青枳

霜粒缀满枝头的凌晨
我们向坡顶搬运自己
风在肋骨间游走
喉管里的深寒堆成了山

掌纹刺入枝叶的刹那
暗绿汁液渗进指甲
果实如鲛在喉
瓦罐深处 手电筒在煮沸
两条影子正为战利品角力

二十年后
那截断枝 仍卡在时间的喉头
我反复吞咽
直到所有酸涩
沉淀为深褐色的核
在心室两旁 生出根须

此刻枝头悬着半枚月亮
像未收割的童年
在记忆边缘
慢慢风干

尝雨

绣网上银丝迟迟未落针
老纺车咳出半透明的絮
我踮脚碰触悬垂的晶亮饵料
在泥地的破碎间晃荡

舌尖蜷成蜗牛的软足
攀爬过暗红的针织
黏住盐粒 铁锈
和母亲梳齿间
跌落的银丝

云絮在檐角畏缩成团
每滴水都驮着半片蝉蜕
苔痕用绒毛的舌头
反复舔舐
墙砖渗出的白霜

当潮湿渗入针织的血痕
那些从指缝逃逸的
正沿着时间的纹路
汇成脐带深处的现海

叶烬书

火舌舔破暮色时
灰烬里藏着来年的新欢
春在烟絮中咳嗽
递给我
一片卷刃的月光

书页夹着半截旧事
断茬处涌出年久的蝉鸣
那些被鞋跟碾碎的黄昏
正在我骨髓里长出年轮

诗词世界 夏元佐

吟山咏水(四题)

金鼎山

一
金鼎一尊盘九龙,
腾飞云海矗奇峰。
闪闪灵光追夜暮,
彤彤红日撞晨钟。

二
气接岷峨八面风,
香烟缭绕显神通。
人间万象千年事,
直上天门叩碧空。

乌江寨

一
乌江摇橹夜航船,
靓丽画廊顺手牵。
灯火楼台花映月,
笙歌能不拨心弦?

二
铁水烧花焰火红,
凤凰挂彩划长空。
巍巍山寨华灯亮,
雾罩绿林卷旋风。

天缘洞

一
仰望天缘结地缘,
洞中打坐可成仙?
凉风咄咄吹寒气,
水滴万年石未穿。

二
抬眼洞中别有天,
天缘落地结地缘。
千奇百怪石钟乳,
这洞溜溜那洞悬。

云门囤

一
群峰昂首拱龙门,
横亘蓝天云气吞。
汇聚溪流园万象,
涛声一路韵诗魂。

二
悬崖张翼揽青云,
雷吼惊天雪浪分。
回溯乐安江上水,
经巢梦醒问微君。

散文诗页 白土黑石

大地苍茫(三题)

岩画

风在路上,追赶一幅岩画里冉冉升起的太阳;风在岩壁,偷窥一对岩羊青草喂养的爱情;风在山顶,仰望一只老鹰撕碎骨头的孤独。

还是风,见证一幅幅岩画里的风骚、妩媚、孤独、苍老,狂放或婉约。

岩画,是大地的胎气与太阳契合的生命,老气横秋,又朝气蓬勃。

岩画,用古老、神秘、沧桑,用充满想象的奔放,收割时光与探寻的目光。

如惊鸿一瞥,却灿然如花,魅力四射。

峡谷

一条巨大的裂缝,深陷、下切,深入大地的肌理。

是巨人鞭劈大地的鞭痕,抑或龙王遁走遗留的行迹?

峡谷,成为地球的“伤痕”,

留给人间一道天问。

以奇石、怪岩、悬崖、绝壁布设,用藤萝、崖树、青竹、野蔓、苔藓布景,镶进光,镶进绿,镶进瀑布和流水,镶进飞禽与走兽,虫鸣与鸟叫。

峡谷,自成世界,远离人间喧嚣。裂隙成坑、成谷,是自然布设的风景,亦是万物修炼的道场。

无数的动物、植物,安家于此,它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演绎时光的故事,丰盈峡谷的内涵与深邃,不断制造各种各样的神秘。

流泉飞瀑,激越轰鸣,兽叫虫鸣,鸟唱众和。峡谷,天籁交替登场,各自精彩。

树木花草,苔藓地衣,安静修身,任风雨擦肩而过,演绎光阴故事。

而流水与清风,绝尘而去,留下几多悬念,几多叹息?

峡谷,敞开心扉,容纳一切。笃定远行,或奔腾不息,或

屹立不朽。

瀑布

大地悄然起笔,在悬崖绝壁铺展的空白素笺,纵情抒写。

灵性的笔触,书写纤尘不染的一笔。

竖版的狂草,龙飞凤舞,飞动的笔势里,十万匹骏马狂奔,掀起雷霆,惊得心底的尘烟。

数十数百米的纵身一跃,一场惊悚骇俗的绝俗清唱,四季抒情。

这流水啊,有唐诗的豪迈,宋词的风韵,元曲的婉约。翻动经年尘封的心卷,思想的潮水,涌动奔流。

断崖与流水,成就自然奇观,成就青山绝唱。

瀑布,是一道自然的命题,也是一道阳刚与阴柔的哲学,它的词典里,写满光阴的故事,也写满大自然的神奇。

荷花赋(国画)

欧阳银坤 绘

